采桑明星村

袁朝庆

“五一”前夕，老家镇上的段书记打来电话，说准备在“五一”劳动节那天举办桑葚采摘节，邀请我回乡看看。我曾经在新闻媒体干了几十年，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旅游节，诸如茶叶节、插秧节、油菜花节、桃花节、樱花节等，举办桑葚采摘节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于是决定邀三五文友赴段书记之约。

中巴车在池河下高速后，池河盆地的景象跃入眼帘。清澈洁净的河水从山间缓缓流出，在池河大桥拐了个大弯后，向西静静地流淌，白色的河面在阳光照射下折射出金色的光，似乎在流金淌银，两岸河滩地大片的桑园郁郁葱葱。已是春深季节，四面远山的绿潮奔泻而下，把池河盆地染成了一个巨大的翡翠盆子。

车子进入明星村后，经过七拐八拐终于将似有似无的城市喧嚣彻底甩掉，我的耳根顿时清静了下来。彩虹路两边的紫叶李如同两堵紫色的墙，在窗外呼啸而过，山坡上的蟠桃和蜂糖李，已挂满青涩的果子，东一栋西一栋的民居，在绿树的掩映中格外宁静。快到沧海桑田核心景区时，有大片的桑田，但见植株低矮绿叶肥大，据说最大的一片叶子有一两重，就是没见桑葚，开车的师傅赶快解释说，这是养蚕的叶桑，桑葚要去果桑园里采。

说起采桑葚，我的记忆一下回到五十多年前的童年。那时，我五岁左右，因为年幼，父母不太指望我干啥农活，一年四季我们就在小河沟、田埂边、山坡上疯跑，在大自然中搜罗能吃的东西。

农历四月，田埂边、水沟边的斜坡上，到处都是高大的野桑树，茂密的桑叶下结满了黑里透红的桑葚。农村的女孩子不比城里，她们比男孩子更野，当我们惦记着那些桑葚时，她们早就爬上树大快朵颐了。因为每次吃完桑葚，嘴唇和牙齿都会被染黑，一般会去小河边洗干净才回去。当那些女孩子采桑葚时，我们就在不远处喊着童谣：“吃桑泡，黑屁股，我在山上打哦嗬，你在河边洗屁股。”那些沟里的女孩就从树上跳下来追我们，我们迅速跑散，眼看追不到就走了，我们赶快爬上树，把剩下的桑葚摘了，一边摘一边吃，最后把没吃完的桑葚装进用油桐叶卷成的锥筒，拿回去给姐姐们分享。

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，我们老家并没有养蚕，桑树也都是高大的荆桑。当时桑叶没多大用处，猪喜欢吃构树叶，不喜欢吃桑叶，打猪草时遇到构树我们就兴奋，有时到傍晚时猪草还没装满背篓，我们才捋一些桑叶滥竽充数。

桑树最大的作用是做扁担，做扁担的材料既要有硬度又要有韧性，最好是檀树或黄杨木，但很少有长到胳膊粗的檀树，野生黄杨木很少，因此桑木就成了做扁担的主要材料。

当然，农村的土单方也经常用桑树治病。当时，有个患了糖尿病的，在初冬打霜后就去摘野桑叶，杀青后晒干泡水喝，就能大大缓解糖尿病的症状。有一次，我喉咙痛，母亲就在一棵大桑树下挖，挖出的桑树根金黄金黄的，母亲把桑树根的皮剥下来洗净，放在锅里熬了一大锅水，我喝了两碗就不痛了。

池河，古称直水，因水得名，池河镇古代也叫直城，是子午道南端的驿站。据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“（禹）会诸侯于会稽，执玉帛者万国，巴蜀往焉。”，池河古属巴地，由此可见，池河兴桑养蚕已有4000多年历史。西汉时，朝廷设蚕馆，地方设蚕官，“诏劝农桑”。1984年，谭家湾一村民在池河淘金，淘出了埋没千年的“鎏金铜蚕”，见证了池河是古丝绸之路的发祥地。改革开放后，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，池河的蚕桑业再次焕发了生机。

那时，我刚上高中，家里很穷，每学期的学费成了家里最大的经济压力。二姐高中毕业在家务农，听说兴桑养蚕能增加家庭收入，毅然决定去学习兴桑养蚕技术。最开始时，她把家里最好的一间房腾出来，用石灰把墙刷白，又用漂白粉消毒，买了一张蚕种和几个蚕扁就开始了，前后四十多天时间把蚕茧卖了就挣了几十块钱。于是，她带领我们把承包地里的油桐树砍了，采集熟透了的野桑葚，揉碎后过滤，把桑米滤出来晒干，第二年撒在一块自留地里，等长出小桑苗后，又买了一大捆良桑枝，把自留地里的荆桑苗挖起来，只要树苗的根，把荆桑的根与良桑的枝嫁接起来，两年过后，我们家承包地就有大片的桑园。

我和弟弟在放学后和周末，也帮着二姐三姐采桑叶、给蚕室消毒、用麦草秆做蚕蔟，蚕茧成熟后，全家老少齐上阵摘蚕茧，因为摘迟了蚕蛹会咬破蚕茧变成蚕蛾飞走。卖了蚕茧后，要立即给蚕室和蚕扁用石灰水和漂白粉消毒，准备养第二季，那时一年能养四季蚕。随着养蚕规模的扩大，我的学业得以延续下来。高中毕业考上学，我远离农事，暑假回来会帮二姐三姐养蚕。再后来，我参加工作，二姐三姐先后远嫁外省，我们家就再没养过蚕，但一家人养蚕的场景却深深刻进了我的记忆。

那天，段书记带我到村上小蚕共育室，我看见那里养蚕已形成集约化和自动化，机器人把蚕扁抓起稳稳当当放在传送带上，自动消毒、切桑叶、投喂，再由另一个机器人抓起放在转运架上推回蚕室，全自动一气呵成。负责养殖场的老板说，自动化信息化养的蚕，蚕丝均可达到6A级标准，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。

参观完机器人养蚕后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把我们领到果桑园，她递给我们一个小篮子，让我们体验采桑葚的乐趣。我进到桑园里，四周全是遮天蔽日的桑树，桑叶间一串串黑里透红的桑葚在阳光下发亮，桑园里到处都是采桑葚的女孩子，我刚采了一捧就发现有几株桑树的桑葚是白色的，我以小时候的经验认为那株桑树得了白果病，我旁边的那个女孩是本地人，她笑着说，那是新品种，比黑色桑葚好吃。我摘了一颗吃，确实比黑色的甜得多。那天，我一边采一边吃，大部分都进了肚子，那个女孩子早就采满了一篮，见我笨手笨脚就过来帮忙，一会儿我的篮子也满了，我不好意思的浅浅致了谢意就走出了园子。

晚上，我在家里吃着白天的胜利果实，想起南北朝的《乐府·采桑度》：“蚕生春三月，春桑正含绿。女儿采春桑，歌吹当春曲。”觉得这个“五一”劳动节在家乡过得特别有意义，让我唤回了童年记忆，也让我感受了池河那个翡翠盆子里的岁月静好。

龙王泉水叮咚响

丁天

“泉水叮咚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响，跳下了山岗，走过了草地，来到我身旁……”这是我踏进龙王泉天然富硒矿泉水生产基地，凝视那泉口滔滔奔流而出的泉水，情不自禁吟唱的一首童年歌谣。

五月上旬，我随市文联采风团，参观了龙王泉富硒矿泉水全流程生产线，聆听了龙王泉出水口那流淌的音乐旋律，有幸拜读了该项目品牌创始人沈代青，撰写于花岗岩上的《龙王泉记》。

龙王山，距安康城15公里，海拔867米，远远望去，山峰高高突起，就像一个倒立着的锥子，直插云霄。龙王山之所以被称为龙王山，是因为山上有一口名为“龙湫”的水潭，即使在最干旱的年份，这口水潭也从未干涸过。

如今，这座承载着无尽美景的山，清晨云海翻腾如仙境，雨后霞光泼墨成诗词。站在青峰巨石之上环顾四周，俯瞰大江险滩，远观群山连绵，近看烟火悠然。周围的山峦如同绿色的波浪，此起彼伏，连绵不绝；远处的湖水如同明亮的镜面，闪烁着点点波光，碧波荡漾。此时此刻，整个安康城东的生态美景，像一幅巨大的画卷尽收眼底，让人有一种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之感。

有了龙王山的守护，山腰处便有了一口泉水，那泉口似祥龙舞动时发出的叮咚声响，像龙王远古龙吟的余韵，这个泉口，就叫龙王泉。它不腾云驾雾，也不纵横四海，只将绵延福泽化入清清流水。

大地上的泉水不计其数，但含硒的泉水则凤毛麟角，因为“没有一种微量元素像硒一样形成全产业链与第三产业完美融合，没有一种微量元素像硒一样对人体健康作用如此之多。”龙王泉在沈代青的推动下，在全国硒源水的发掘中，一举中榜，成为“中国天然富硒水第一泉”。

沈代青，这位诚实中透着精明、和善中透着刚毅的创业汉子，饱含着对龙王山的敬仰，带着地方政府的倾心支持，以“两台越野累坏，几回鞋底磨穿”的执着，注册了“龙王泉”矿泉水商标，上马了年产30万吨的“龙王泉”矿泉水生产线，将“龙王泉”列入国家地理标志，企业成为富硒产业研究院的科研基地，产品被列为第六届中硒与人体健康国际会议指定用水，并获得了“贝采利乌斯奖”金品奖。

龙王山青龙布雨的传说，在沈代青的亲手绘制下，终将清泉润民的梦想化作现实，深藏地底八百米的裂隙承压水，历经玄武岩层层淬炼，将日月精华凝成琼浆。泉水自龙纹岩隙涌出，这眼被地质学家称为“活体矿脉”的泉水，终年21度恒温里藏着时间密码，碳酸钙与偏硅酸在亿万年的岩层对话中，最终结晶成清冽的甘甜。

沈代青把龙王泉的馈赠化作了流动的诗篇，全自动生产线如银龙盘卧于一路纵坡向上的山涧，德国克朗斯设备吞吐着晶莹的瓶身。水质监测仪跳动的数字里，偏硅酸与锶元素的含量恰如古琴的泛音，奏出清越的乐章。取水车间的玻璃穹顶下，水流在晨光中折射出七彩虹霓，宛如龙王遗落的鳞片。透过光谱仪，那些笔直的数据曲线像五线谱，吟唱着pH酸碱度7.3的完美中和，“国家绿色工厂”的铜牌映着天光。一瓶瓶“液体翡翠”正列队启程，社区健身角的老者拧开瓶盖时，水珠折射着他们舒展的皱纹；校园篮球场上仰头痛饮的少年，汗水与甘泉在阳光下交织成青春；龙王泉已成为人们日常饮用的煮饭好水、煲汤好水、泡茶好水。

龙王山和龙王泉涤荡出一曲山水和谐、人文和谐和社会和谐的动情乐章，它是山水写给人间的诗歌，是企业回馈大地的致辞，也是政府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版《水经注》。

离开龙王泉矿泉水生产基地，我深情地回目，在汉江水源地立体措施的有效保护下，这眼清澈的龙王泉水，除了沈代青的企业成品加工外，更多的是注入浩浩荡荡的汉江之中，原汁原味的一路护送到京津冀缺水缺硒地区，让那里的人们共享安康的清冽与甘甜。

我骄傲呀，于是，我又自豪地唱起了：泉水呀泉水，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，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……

汉江随笔

田月桑时

王韬

在大巴山参差明暗的脉络里，时光被雕刻成起伏山峦的模样，当晨雾沿着河谷扑来，漫过盘踞在陡坡上的梯田时，你会通过纵横的线条看见大山环抱的年轮——那是农人用两千多个春秋书写的时令书页，一页页石砌土垒的田埂里藏着四季的密码。

备耕，标志着春耕大忙的开始，民间素有“犁得深，耙得烂，一碗泥巴一碗饭”的说法。水田无论是泡冬还是起旱，一般都时兴“三犁三耙”，把板田犁过来耙碎，再犁过来耙碎，反复三次，起旱的田要整拌得细如粉末，灌水的田要犁耙成如若糊汤。犁头道板田称之为“揭板”，犁二三道叫作“抄坯”。

春分时节，太平河畔的塘坊坝子，晨曦照耀下的河谷里飘起的雾气被染成金色，煞是养眼。农人踩着露水走进梯田，指甲缝里还嵌着去年秋收的稻香，掌心已握住今春的谷籽。黄洋河南岸的洛河、大贵坝子上，当黄牛拉着木犁划开解冻的泥土，沉睡的梯田被惊醒，在褐色的伤口里吐出新绿的嫩芽。山风裹着湿润的水汽，把油菜花的甜香吹进每个石缝。

放水插秧，整耙一个水田必须保持水平，不能东高西低，更不能一凸一凹。犁耙田地的进度快慢与质量高低，除了农具好使、耕牛力壮之外，还取决于犁耙手的技术水平，特别是耙田打浪，平整水田插秧，全凭眼力手力，把水田平整得水平如镜，方能被尊称为“把式”。

拌地一般是一犁一抄，很少使耙。秋收之后，人们习惯在入冬之前把地翻犁过来，经过凛冻，让土质疏松，保持水肥土活，同时还可以冻死虫卵，减少次年病虫害，民间称之为“犁冬地”。农谚说得好，“隔冬划个印，等于上道粪”。

绵绵春雨落下，这是“雨生百谷”最喜人的序曲。谷雨后，广佛秋山脚下，秋河、桐麻河、野猪圈三溪汇流至八角庙村，河谷间梯田里晃动着银亮的水光，老农赤脚踩在泥浆中，脚掌的纹路与梯田的褶皱渐渐重合。插秧的日子总在立夏与端午之间，整个山间坝子回荡着浑厚的插秧歌。挽着裤腿的男男女女排成长蛇阵，指尖翻飞间，青翠的秧苗便在镜面似的水田里写下工整的诗行，正应了“手捏青苗种福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成稻，后退原来是向前。”的诗句。当最后一把秧苗落定，梯田便成了绿色的五线谱。

村里人把开播之日称为“开种”，把开始插秧之日称为“开秧门”。开秧门时兴吃大片肉，家家户户还请来亲朋好友喝栽秧酒，庆贺顺利下种，祈盼丰产丰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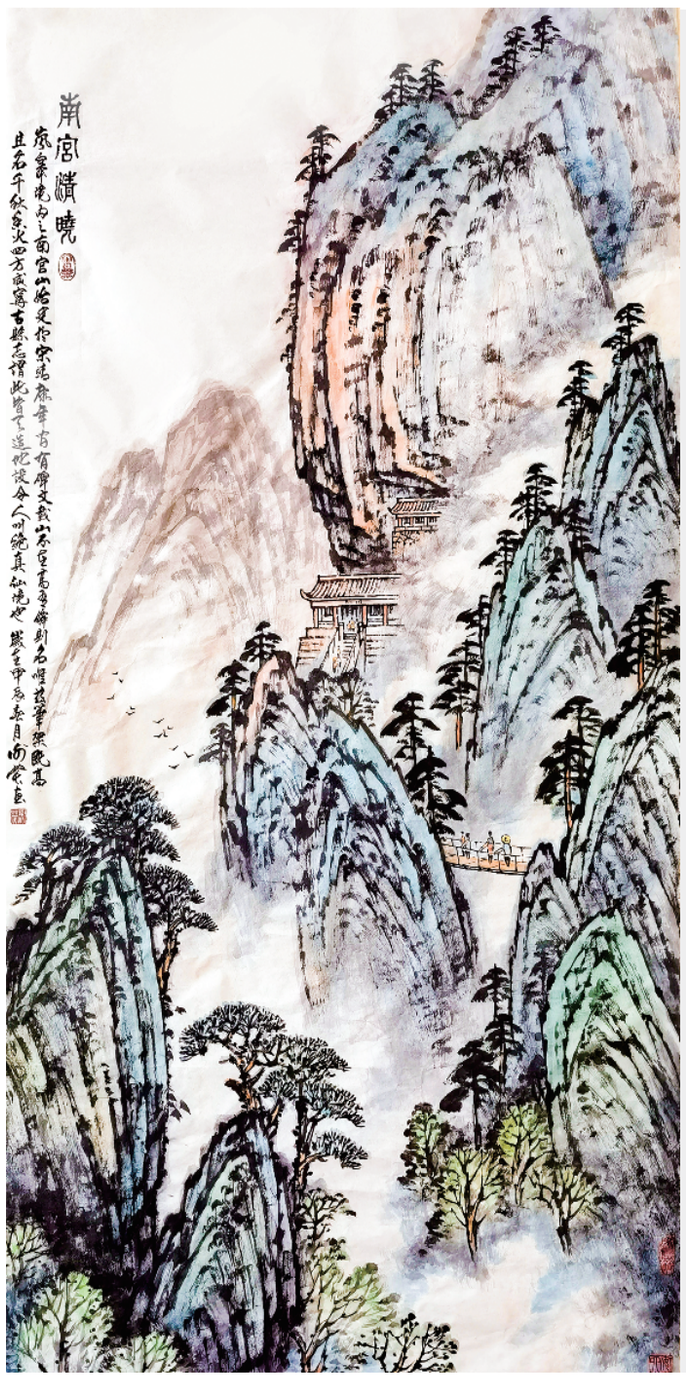
民间谚语“三分种，七分管。光种不管，收成白板”，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田间管理的重要性。栽秧之后，经过雨露滋润，不仅小苗发芽出土，杂草也竞相生长，此时则用脚将杂草踩踏入泥，俗称“薅秧”，一般都反复两遍以上，民间常说“苞谷要薅两道草，水稻要薅两道秧”。水稻除了中耕除草外，还要细心观测天气温度的变化，适时灌水减水和抽水晒田，然后再漫灌保水促使孕穗怀胞。

白露时节，稻穗低垂的弧度与农人弯腰的曲线惊人相似，又到了收获的季节。三阳泗王庙的田坝，秋阳将梯田染作流动的琥珀，稻浪翻涌时，连山风都带着金属的脆响。兴隆寨的山谷里，打谷声此起彼伏，黝黑的双手紧攥着一把把水稻，在半桶上敲出古老的节拍，饱满的谷粒像金砂般迸溅。

收稻子俗称打谷子，一般四个人一组，两人持镰刀割谷子、“放把子”，两人抱着“把子”扬起使劲在板桶上反顺扳掼，使成熟的谷子脱粒于桶内。扳谷子有一定技巧，听起来是“咚——呲、咚——呲、咚——呲”，“咚”是用力将“把子”打在面前的板桶壁上，“呲”是顺势在紧邻板桶壁上磕一下，抖落夹在稻禾上的谷粒。现在农民收稻谷用上“打谷机”，减轻了人工体力劳动，但传统的手工脱粒方法仍沿用。

民间收贮稻谷的方法比较简单，一般都用隔离于地面三四十公分的木柜木缸密封盛装或存放于阁楼，以防潮防鼠。

霜降前的最后一场雨里，犁铧重新翻开休养的土地。城关镇袁朴子坡上，农妇的点籽篓兜着乌亮的油菜籽，扬手撒向天空的刹那，仿佛在梯田间播撒星斗。当第一片雪花落在坝场边的稻草堆上，山坳深处传来石磨转动的声响，新磨的苞谷面、新打的稻谷米与新榨的菜籽油香，漫过寂静的村庄，这是田野写给冬天的序言，在火塘跳跃的光影里，农人们正用吊罐封存四季的韵律，等待下一个轮回破土而出。



南宫清晓

谢荧 作

瀛湖

第1445期

海棠花又开

王芬

在一众姹紫嫣红里，我最属意海棠，如我一般期待海棠的，还有小姑。

年前，她邀我逛街，笑声仍如往常般爽朗，但我在她那爬满皱纹的眼角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神色，也曾疑惑向来注重仪表管理的她怎未发觉鬓边已染上白霜。于她而言逛商场这样的“重要场合”也断然不会素面朝天，几番试探无果后，待她返回，索性继续隔三岔五叨扰：“灰色大衣应该配胸针吗，我陪你去挑。”“天气咋样，孩子咋样？”“我昨晚梦到你了。”以往热络的聊天变成了我的自言自语，她只是“嗯嗯啊啊”回应着，透过手机也能感受到心不在焉，就连她痴迷的马拉松，聊起来也总是兴致缺缺，直到我说起想同她一起赏花，她这才搭话：“我去年跑步时看到一树花，粉嫩嫩的，比樱花还漂亮。”

小姑热衷跑步已有3年光景，从独自坚持到参加比赛，汉江畔、步道边处处遍布她的足迹和汗水。作为一名“的姐”，坚持爱好的代价就是无限压榨自己的休息时间，她的闹铃调了又调，最终定在了凌晨四点，以便跑完十公里后为女儿备上丰盛的早餐，尔后伴着晨晖融入熙攘的人群，开始一天的忙碌。

小姑生于20世纪80年代，个子不高却灵动娇俏，一把清脆的好嗓子把山歌唱得宛转悠扬，她开出租时，同行常常调侃“榆林有陕北王二妮，安康有陕南张幺妹”。每每乘客寥寥，便有人起哄“来一曲”，她也不扫兴，有时是当下最时髦的流行歌，有时是陕南民歌“兰草花”。“的哥”“的姐”们有时附和着唱一两句，听得兴起按一两次喇叭表示赞赏，这样一天的忧愁疲惫便随着旬河流向远方。

小姑笑称自己这舞台经验是“童子功”练就，上小学起她就一边陪大人干活一边放声歌唱，绿油油的茶山，金灿灿的麦田，都是她的舞台。小姑灵巧，串起烟杆来又快又整齐，许多大人也赶不上她的速度。小姑聪慧，她的功课在村里从未得过第二。小姑要强，打蜂窝掏鸟蛋比男孩子还要身手敏捷……

16岁辍学后，小姑先是南下进厂打工，后又瞅准时机回老家种了黄姜，攒够第一桶金，她咬牙买了出租车，成了村里第一位“的姐”。数年间，小姑买车、结婚、买房，又先后开过店铺，买了几辆卡车，村里人无不称赞“玉玲能行！”

然而，生活并不一帆风顺。小姑婚后失去生育能力，鬼门关里带回来的女儿夫妇俩视若珍宝，却因一次意外离开了他们……很久之后的一个春日早晨，小姑给我打电话：“我领养了一个女儿，她的眼睛和我很像，她的右脚心和你姑父一样长了一颗痣，皮肤粉白像你小时候。”电话那头笑声爽朗，小姑那满溢母爱终于得以安放。

年前一别后，乐于分享生活的小姑突然停止更新一切社交软件，即使愚钝如我也发觉异常。直到2月底，我问父母时才得知，小姑罹患了癌症。3月8日，我去找小姑。小姑清瘦了许多，一头秀发被剪成了齐肩。病房里，我给她翻看手机里拍摄的雨后海棠图片：“小姑，你上次说比樱花还好看的花是海棠花。”她连连点头：“就是这种，好美，原来叫海棠。”

关于病情，还是小姑先开了口，她拉开抽屉向我展示新买的各色帽子，还有长长短短的假发，语气轻松得像谈论搭配服装，她的笑声仍然爽朗。

阳光在露水中跳跃

白怀岗

一

下课铃响了，玉兰树叶无风自动
孩子们的嬉笑代替了喜鹊的鸣叫
走廊，操场，到处都是欢快地奔跑
这与校园外的玉米洋芋一样
在各自的位置恰到好处
风从恒河对岸吹来
有着湿漉漉的薄荷味道
甜美，总是不声不响地生长
时光把最好的细节深植
俗事到此已蓊郁成型
目光如树，向上，可拥星辰
朝下，温润雨水
我要学会隐忍，尘世的美好
我一句都没说出来

二

南瓜花留下细小的旅痕
阳光在竹叶的露水中跳跃
青山如玉，路的尽头连接着旷野
一些人走过去
更多的，正在走来
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时节
幽兰隔着纱窗婀娜
孩子们在诗词中吟风颂月
记得把怦然心动告诉远方的朋友
月色如水，萤火虫提灯找寻
与小南风轻拥，倾听星星的潮汐
任喜悦平淡，起起落落

三

在大山深处，你要做足功课
从陶渊明到王维孟浩然
采花酿诗，修草为辞
习惯于像野花，孤独地生长，凋落
在不知名的落英小径
听山风弹奏白杨的竖琴时
留心不让自己在歌声里站得太久
很容易成为大地上另一种风景
赞美可以多些，当然也允许有泪水
可以语无伦次，词不达意
甚或是灵魂出窍，发呆
自我忘怀

四

群山走远，蹒跚的身影
还在抵抗更多的岁月风霜
小村和他们一道，在自然和传说里
用多重身份生生不息
群山在云雾中学会了隐身术
油菜花一河两岸遇土成金
喜鹊和乌鸦，替远行人守家
一些是幸福，另一些，是悲伤
许多事物来过又走了
山野青黄两件衣服换着穿
溪水流过村口的老桃树
柳笛，轻声应和

五

山风放牧着云彩与星辰
草木馥郁的时光有着理想主义的完美
幸福来临之前，静静地消失
有露水，也有远去的背影
还有什么，可以下一刻发生
譬如地老天荒，比如沧海桑田
真正的热爱无需多言
一枚最小的心念，有着最真的回想

六

荷花半开，稍显羞涩
昨夜的委屈坦陈于霞光之下
擦也不是，不擦也不是
红蜻蜓和黄蝴蝶自然相处
鸟鸣与蝉语，笼盖每一处藕径
远处飘摇的炊烟，近处荷锄的乡亲
让一幅荷塘乡居的图画满溢人间烟火
我要先于尘世抵达荷塘深处
让自己化身一朵莲花静静地开放
在你惊奇的目光中
把一种不期而遇，定格为永恒